



人间烟火，不过一碗凉皮

□ 朱伟硕

“老板，来碗凉皮，辣椒少放。”说起我最喜欢的夏季食物，凉皮当仁不让。

韧劲十足的凉皮，配上黄瓜丝、豆芽、花生碎，浇上特制的蒜水、油辣子。来上一口，细腻爽滑，唇齿留香，叫人欲罢不能。

家乡人多欢喜凉皮的。大街小巷里，卖凉皮的店面数不过来，家家都有特色。随便走进一家，都能让你乘兴而归。到了夏天，天气渐热，胃口不佳，凉皮就更受人喜爱了。凉皮既可以当做主食，也可以当做小吃。炎炎夏日里，一份美味的凉皮不仅可以满足味蕾，还能给人以清爽的感觉。

外婆也是很会做凉皮的。

自家做的凉皮不比外边规整，可味道却一点不输。外婆将

汤发好的面团放入水中，慢慢揉搓出面筋——面筋配凉皮，可是一绝。随后，舀上一大勺面水倒入笼屉中，均匀摊开，上锅蒸熟。面水不能太多，多了凉皮会厚。蒸的时间不能太长，长了就不劲道了。

算好时间，外婆掀开笼屉，顺着锅边将凉皮缓缓揭起。蒸好的凉皮晶莹剔透、薄如蝉翼，泛着微微的黄色光泽，仿佛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放在窗前，竟还能透出些许光影。

“噤噤……”外婆将凉皮折上几道，切条，过遍凉水。拉扯一番，柔中带韧，细腻光滑。

接着，外婆抓起一把白花花凉皮放入盆中。从罐子里舀上几勺辣油，稍加调味。再切上点黄瓜丝和豆芽菜，配上蒸好的面筋。倒在一起，拌上几下，放入

碗中。

一碗下肚，爽感十足。纵是被不小心辣到了，也绝不嘴软。大喊一声：“外婆，再来一碗！”直到把肚子吃成个圆球。原来幸福的感觉就是肚子圆溜溜。

儿时的我，就是吃着一碗碗凉皮长大的。我总朦胧记起那些个酷热的盛夏。那个躺在凉席上，吃着外婆做的凉皮的小男孩，美滋滋的。

如今，外婆年岁大了，腰也弯了，背也驼了，连走路都困难了许多。即使这样，每次回去，她都会给我做上一碗凉皮。

尝上一口，还是那个味道。丝滑细腻，仿佛轻纱拂过舌尖，香气在口中漫延。

世间纵然纷扰扰，于己，不过三餐一宿。人间万般烟火，于我，不过一碗凉皮，一份情。

生命坎坷处的华光

——读《蒜薹女的华丽人生》

□ 蒋凤姣

读了年轻作家王子健的几篇作品《小披头的恋情》《巴丹吉林遗书》等，讲的大多是年轻人的恋爱故事，读的时候有种偷窥的感觉，心里没有太多波澜。唯独这篇《蒜薹女的华丽人生》让我记忆深刻，可能也是人到中年吧，对生活的感受更加彻骨。

小说里讲的故事跟蒜薹似乎没有多大关系，蒜薹只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

关注蒜薹每天价格的是什么女人？自然是那些家境普通甚至贫穷的女人，她们的生活是否幸福不知道，但拮据是肯定的。故事里的讲述者——我，就是这样一个个贫穷的苦命女人，年过半百，守寡两次，唯一的儿子还记恨自己，背井离乡在外打工。丧偶，在传统的观念里就是克夫，是不吉祥的，还两次，再婚基本已无可能。家庭条件也是惨不忍睹，就连最起码的配置——房子也没有，只能暂居在老母亲家里，而母亲的房子是要留给弟弟文生的，她只能借住。

女人有个朋友叫崔凤娟，也是五十来岁，但明显生活优越不少，不必去管蒜薹的价钱，儿子也顺利结婚成家，是个传统意义上比较幸福的人。她的幸福是用来衬托主人公的残缺人生的。幸福往往是比较出来的，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女人有个好闺蜜叫王姜，是她可以倾诉情绪的精神支柱。然而这位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却遭遇了老公的背叛，选择离婚独居，最终又因肝癌早早去世。

命运似乎对女人特别残酷。亲情在逐渐衰亡，母亲已经老去，儿子不理解自己，且已三年未见；友情也突然丢失，最懂她的闺蜜王姜离去，再也找不到可以安抚她愁绪的知己；当然也没有爱情，因为坦白了丧偶两次的经历，温柔的老墨便温柔地与她分了手。

然而还有更痛苦的事。儿子在外欠下巨额债务，让这个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儿子因此自杀过，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上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困者，而她却无能为力。好在还有人愿意救赎儿子，却是一名同性恋人，这是女人无法接受的。但当全世界都薄凉的时候，只有这个人不离不弃地愿意帮助

儿子，最终把他拽到岸边。

经历了这么多，女人终于接受了现实，没有力量反抗，索性就不反抗了。老天给什么，就接受什么。当她把一切都放下时，突然觉得人生并没有那么苦，她尽己所能帮儿子还债，只是希望儿子将来少点怨恨。后来她又重新认识了一个男人，这次她学乖了，不再坦白自己的过去，而是享受当下的欢愉，至于明天怎么样，明天再说。

这一生，女人经历了很多苦难和挫折，但最终她接受了现实，放下了一切。她发现，当她躺平不反抗的时候，生活竟逐渐变好，儿子也慢慢走出困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接受现实，放下抵抗，生活或许并没有那么糟，蒜薹女的人生也可以华丽。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蒜薹女的内心世界，让读者一次次深入体会她的痛苦和无助，也感受她最后的释然。人生有苦难，也有希望，生命常常在坎坷处透出华光。正如作家史铁生所说：“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命运并不受赠，但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

思念的短诗(外一首)

□ 徐海成

今日，我闭上眼
又望见萱草花的盛开
我愿让时间返你容颜
赐我衰老，予我白发
原谅衰老，昼夜不会吞吐时间

你坐在门前，将心中的远方
都纳到子女的鞋底上
还记得你牵着我的手
走进田里，教我播种
带我走遍故乡，走进我的童年

充满幻想的梦里，我无数次点燃
思念的烟花
任凭这火花放纵地落在
去见你的路上

永在的春天

萱草花盛放在每一年
人见了她便忘却缠绕许久的忧愁
迟来的一句句问候
虽轻如云 淡若烟
却也如那诗中的绝句
让人望见每一次晴空万里

你是关雎声里初春的芳华
每当春的声音响起
你曾经的轻抚便在脑海中发芽
化作短信里含蓄的一撇一捺
那看似普通的笔画里
满是你难以表达的牵挂

我想几十年前
你或许是锦瑟华年里
雪藏的案板
抑或是灯火葳蕤里
居于暗室的女子
是谁夺走了那时的你？
或许是我 或许是我们

我要让人间琳琅的绝句里
到处都是你的影子
让每一抹风雪绕过你的面颊
在我眼里
你永远是我最爱的 最思念的
永在的春天



《夏意》 叶廷冠 摄